



磐石

教會通訊

二零一四年四月

序言

《回首百年殉道血》展

~~不容鮮血空拋卻 不容青史盡成灰~~

清末庚子年間，西元一九零零年，在中國爆發了一場震驚中外的大動亂。史稱“義和團之亂”。這場動亂隨之引發了當時中國與歐美列強，包括東洋日本在內，史無前例，實力懸殊的“八國聯軍之戰”。僅僅兩個半月，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並訂下《庚子賠款》。從此清政府威信一落千丈，革命四起，十一年後，辛亥革命發生，清朝終至覆亡。

在這個大動亂的歷史中，卻有一段沉痛的、不為常人所知的“事故”隱於其中。那就是當時有一群西方宣教士，為了傳揚福音，救人靈魂，千里迢迢的從歐美來到中國，卻不幸殃及池魚，無辜遭狂熱的暴民殺害，在異國他鄉，為主殉道。罹難的宣教士及其家屬，成年人加上小孩嬰兒，男女老少，總計共一百八十九人。

過去一百年，這一段歷史在當今海峽的兩岸三地並不廣為人知。相反的是，或因真相未明，或因文化、政治上的偏見，在部分中國人的心目中，西方宣教士反被指為是與西方列強，同流合污的“侵華先鋒”。時至今日，網路的發達，使資訊更加通暢，相關的歷史文件，也因解禁而更容易取得。當時受難宣教士的宣教事跡以及慘案發生的詳細情形，當可重新發掘，供省視檢閱，還原其歷史真相。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的中國基督徒，追根究底，大多數信徒是因為這些西方宣教士，離鄉背井，不遠千里來到中國，擺上性命，流出鮮血，在這片土地上為主播下福音的種子，才造就出今天這一代的中國基督徒。飲水思源，我們理當去關心、去瞭解宣教士當年遭遇的



內容介紹

序言： 《回首百年殉道血》展	第一頁 Pg. 1
春天向著我們走來	第三頁 Pg. 3
信主見證	第八頁 Pg. 8
文笛吾妹	第十頁 Pg. 10
信主見證	第十一頁 Pg. 11
信主見證	第十二頁 Pg. 12

真相。緬懷先賢之餘，更應該盡一己之力，廣為傳播宣揚。

旅美的土木工程師黃錫培先生，退休以後用了超過十年的時間，收集散落在中外各典籍中的不同文獻，鍥而不捨地把數十萬言的歷史記錄編寫成書《回首百年殉道血》，“為的是讓今後中國人能對義和團之亂中殉道的西方宣教士，以及事件發生的實況，有更全面的認識。”

黃錫培先生將訂於今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一日期間，在本教會舉辦殉道宣教士的事跡展覽以及三次的殉道歷史講座。黃先生以一介平信徒，得此呼召，而慧眼獨具，勤力於此，實令人欽佩。本教會感謝黃先生的來訪，亦深感義不容辭，理當共襄盛舉，協辦這次的展覽，一則緬懷當年被害的殉道者。再則也希望借此展覽激勵我們，接下先賢大使命的棒子，大家同心協力來參與教會宣教工作，高舉基督，廣傳福音。◇

文字部



為主殉道。罹難的宣教士及其家屬

春天向著我們走來

~ 張麟至牧師專訪

維子

自去年入冬以來，華盛頓地區已經下了多場大雪。不僅給國家經濟帶來了損失，也給許多人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造成了很多困擾。每次下大雪，鏟雪車總是努力地鏟雪，卻彷彿鏟不去壓在人們心中的愁煩。望著那灰濛濛的天空，層層的陰影也上了心頭。唉，今年的冬天怎麼這麼長。



圖：今年初張牧師就職按立，圖左為張師母

走馬上任 任重道遠

張麟至牧師在今年元月這樣特冷的氣候中，到了馬里蘭中華聖經教會上任。二月二十三日，他引用去年一個特別有趣的，對賓州土撥鼠誤報春天的訴訟，以『我的冬天還有多久』為題目，傳遞詩篇九十四篇的信息。張牧師有著紮實的神學基礎，他以清晰的思想，運用了優美的詞句，如實地傳講神的話語，引起了聽眾的共鳴。神的話語引導我們走出人生的冬天，進入屬靈的春天。有些會眾在教堂聽完了道，回家還上網觀看頻視。這篇講道上載在教會網站，二個月後，已超過八百人次觀看。

在主祝福，聖靈的帶領下，張牧師和師母的到來，教會事工一件件展開。每週日中午的《福音班》由張牧師親自帶領。教會每月一次的禱告會，改成每週一次的禱告會。每週四晚在蓋城堂《釋經講道學》課由張牧師上課。他和師母對軟弱肢體的關懷探訪，帶領病人在病床上的決志禱告，對於臨終者的施洗，他們總是在第一時間內及時趕到現場，給於病人和家屬極大的安慰。張牧師和師母對各細胞小組及家庭的細心誠心地探訪，使得好幾對只參加小組/團契的夫婦也來到了教會。感謝主，在對的時間，差派了對的牧師到我們教會牧會，為了想了解主怎樣帶領張牧師走上全職事奉的心歷路程。為此，教會文字部的同工採訪了張牧師和師母。

細聽故事 娓娓道來

那是在三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們坐在教堂的交誼廳的小沙發上，聽張牧師敘述他的故事。原來…張牧師生長在台灣高雄，雙親都是公務員。家中有四位兄弟姐妹，他排行老二。從小他的父親教他讀論語孟子，到了高中他自己讀孔孟之作，從中國文化中，他間接領悟到在冥冥中有一位神在掌管一切。雖然從小他看到周圍的人到廟宇燒香許願，但他總覺得那些陰森森的偶像絕對不是神，造物主必在星光燦爛的天空上，他渴望認識神……

子彈穿牆 躲過一劫

張牧師回憶起他六歲那年，做警察的父親緊急出勤。他好奇地正要跑到父親房間看，『碰』的一聲，一顆子彈穿過紙糊的牆壁，從他的頭上飛過。原來他父親有兩把左輪手槍，不知哪把手槍有子彈，就扣動扳機，還好想到教官的話，在扣第二次道扳機時，把槍口朝上，他才躲過了這一劫難，『兩隻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嗎？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太 10:29-31）。』長大後的他讀聖經，才知道是神『……環繞他、看顧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 32:10b）此外，他童年時還遇到兩



圖：今年初 劉牧師為張牧師 按立就職

次瀕臨死亡的險境，在神的保守下，最後都化險為安。

尋找人生 蒙召歸主

一九七〇年，年青的張麟至考入台大電機系。在新生註冊那天，被邀請參加基督教校園團契聚會。張牧師回憶說：『當年，校園裡各種課外活動吸引著我。我雄心勃勃，想要藉著哲學尋找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在下一下，我的同班同學謝冠雄信主得救了。幾次大一的微積分課上，我們倆在新生大樓教室後排另開福音課，由謝冠雄向我分享他得救的見證，並指出唯有耶穌基督是真神，是一切的中心。』

大一暑假時，張麟至受邀參加了六

月底的福音夏令營，主題是『生之追尋』。夏令營的第一天，講員范大陵弟兄以自己從前耍『太保』到蒙恩得福的見證，使他的心靈震動。在當天會上，呼召歸主時，他雖然有猶豫，心中有掙扎，最終還是走到台前，定意歸向耶穌。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的權柄作神的兒女。這等人…乃是從神生的。』（約 1：12-13）這是多麼美好的時刻，張麟至從前虛無、孤單的感覺一掃而空。神的同在與愛圍繞著他，雖然張麟至還沒有讀過聖經，從那天起，他與基督有了一個奇妙的聯接。

夏令營的最後一天的講員是從印尼來的陳潤堂牧師，他述說華人教會在印尼受到的逼迫，更談到中國教會受著更大的苦難和試煉（那時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他呼召與會者成為向廣大中國傳福音的器皿，幾乎在場的基督徒都走到講台前面，願意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雖然張麟至信主才幾天，也走到台前將自己奉獻給主。張牧師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將自己奉獻給主的那一晚時說：『如今看來，神很恩待我，讓我一信主的時候，兩個呼召都進來了。』那年他才剛過二十歲。

拋棄舊習 尊主為大

張牧師很感謝主在台大給他安排了很多位屬靈的伙伴，他說：『夥伴們見面時，會分享當天讀經和晨更的領受。如果有人讀經的進度領先，其他人就會抓緊時間趕上，大概兩個月，就能讀完聖經一遍。我從小喜歡下棋，下完棋后，棋局還留在腦海裡，甚至睡覺時，殘局還掛在眼前。信主後，我會覺得對不起主，卻沒有力量割捨愛下棋的心。有一天，我讀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問自己，你不是要獻身於主的人嗎，怎麼還迷戀個人的愛好呢？神幫助我拋棄自己的愛好，把主放在了一切首位。神還幫助我把晚睡晚起的作息時間調整過來，每天早晨能早起與主親近。我還記得一次期末考的早晨，一大早起來，趕到大學圖書館首先拿出聖經晨更，我的同學看見對我搖頭說：「你真的信耶穌了！」我對他笑笑，繼續讀經，享受與主同在的甘甜，然後才做考前的準備。』

禱告初嘗 主恩滋味

張牧師說：『大三這一年，服事些什麼，我自己也不記得了。只記得主不斷地暴露我的本相，使我覺得我一路上需要他更深的拯救……』那年，神藉著一本好書：《祈禱出來的能力》（*Power Through Prayer*）給張麟至得到另一個屬靈的轉機。那本書不是教人怎樣禱告，而是把很多見證人介紹到張麟至身邊，使他羨慕，渴望見到主的榮光。在開學之前，台大團契有一個退休會前的同工會。正在禱告時，突然一道強烈的光束從上頭射下，直達到張麟至的身上。一股強大的熱流貫穿他的全身，猶如烈火燃燒在他裡面。他立即被擊倒在地上，俯伏敬拜那位全能的聖潔者（其他同工都知道

主來了，非常敬畏地跪下）。張麟至跪在地上懺悔，嚎啕大哭。當時，張麟至不知道什麼是聖靈澆灌，只知道他遇上了主。他嚐到了滿有榮光的喜樂，從此，更加珍惜主的恩膏塗抹。

全職服事 結婚生子

張麟至大學畢業後，服兵役兩年。然後到中山科學院工作，兩年約滿時，他覺得時候到了，就毫不猶豫地離職。第二天就進入門徒之家學習服事。

師母徐宗和畢業於台大圖書館系，在一九七三年決志信主。一九七四年就將自己奉獻給主，並且對主說，她願意嫁給傳道人，一同來事奉主。宗和有六位姐妹，受她的影響，有三位姐妹也相繼信主受洗。宗和在台北市敦化北路的浸信會頌恩堂認識張麟至，共同的信仰和願意獻身與主的心，把這兩位年青人牽引到一起，他們日後相愛，於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喜結連理。婚後生下一子一女。張牧師一九七九夏天被教會門徒之家派到洛杉磯總會服事，不久師母帶孩子也到洛杉磯加入服事。

進西敏士 相見恨晚

張麟至在洛杉磯的教會服事三年半，此後才自行到費城西敏士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讀書，一共拿了三個學位（MAR, ThM, PhD）。西敏士神學院創立於一九二九年，座落於賓州費城的市郊，其校訓是「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海洋一樣」（哈巴谷書 2：14）。一九八三年，張麟至進入西敏士讀書時，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情懷。為什麼呢？讓我們聽張牧師這麼娓娓道來：「在西敏士的教育是整全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教育。我是台大電機系出身的，從小到大是國民黨黨化系統下的一種教育，可惜，中國以往人文主義的風采在此系統下是殘缺不全的。信主歸正後，台灣國語教會的思維，又是一種反智心態的屬靈主義。我是信主後七年才出來事奉主，而事奉主約五年才進入神學院讀書。和西敏士算是相見恨晚。

宗教改革本身就是文藝復興時代晚期的基督教人文主義之體現。它的核心是「惟獨聖經」，即聖經掌握主權。這個教義結合了西方的人文主義所爆發出來的，就是宗教改革。

只講一件吧。有一天我在神學院裏看到一段文字，是創校的梅晨博士（Dr. Machen）所留下來的，他盼望他的學生和所有走出校園的學生，進入基督教界後作「講員~牧師~學者」。這的確是鉅大的挑戰。當時我才三十來歲，或許這個挑戰促使我在取得基礎學位之後，陸續讀到博士，在改革宗神學—加爾文和清教徒—裏挖掘珍寶。」



訪問學者 決志信主

圖：年輕的張牧師、師母與女兒 當年在畢業時合影

張麟至在神學院讀書裝備的同時，在普林斯頓基督教會牧會。九十年代初期，普林斯頓大學有一群中國來的訪問學者，普林斯頓基督教會對這群學者很有負擔，經常派車子去接這些學者參加教會的活動。遠志明就是這群訪問學者中的一位，通過參加華人教會的活動，使他有機會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承認自己有罪，願意悔改。張牧師帶領遠志明做決志禱告，還於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為他受洗。現在華人基督教界也事奉多年的遠志明牧師，在他的《華人福音一路花》一文中，這樣寫道：「前個週末飛匹斯堡，這個週末飛新澤西。美門教會的張麟至牧師，當年在普林斯頓牧會時為我施洗，也是他帶我做的決志禱告。那時我隻身一人，妻女還在北京。他來到我的住處，坐在飯桌前拉著我的手，一句一句帶領我禱告。禱告完畢，我的臉上滿是淚水……張牧師是改革宗西敏士神學院博士，但他是個寬厚人，並不拘泥於一宗而排斥其

他，這大概是他成功牧會的原因——也許是結果，因為十八年讀書他從未中斷過牧會。」

張牧師在美門教會服事十九年多，歷練很多。他回憶說：「二〇〇三年教會裏有一時有七位患癌症者。一位是平日不來聚會的，一位是才受洗第四天就發現患癌者，而且還是師母催促他的女兒帶父親去看義診才發現的。不過這時身為傳道人要概括承受，就是為他們禱告。四位重患者存活了，兩位輕患者離世了，另一位是服事主一輩子的老宣教士在患病將近三年後，高齡平安離世了。我學到一件事：患病者不可輕敵，除了要好好治病外，更要由教會大眾來一同禱告。日後，我常勸病者要讓教會大眾來共同代禱。這是基督身體的力量。」

當年“傻瓜” 教會重逢

本教會的陳雲海弟兄，是張牧師當年在台大同屆不同系的同學。大二時，在福音夏令營，陳雲海認識了張麟至。當時，陳雲海從張麟至言談舉止中，覺得張麟至好像已經信主多年，根本不像剛信主一年的信徒。並且聽人說，張麟至大學畢業後，就要全職事奉主。陳雲海在與他同班同學和張麟至的幫助下，在福音夏令營要結束的最後一天也響應呼召，走到台前決志信主。但是，那時他沒有參加事奉，他正在熱戀一位女生。所以他對張麟至畢業後就要全職事奉主感到不以為然，覺得張麟至是傻瓜。

沒想到四十多年後，他們倆在中華聖經教會見面，張麟至成了陳雲海的牧者。這時的陳雲海已經是很成熟的努力為主做工的基督徒，回憶往事，陳雲海感慨地說：「現在我才明白，當年在台大立志要為主獻身的張麟至是智者，他走的是一條敢於背負十字架的，雖然艱辛清苦，卻是蒙福的天路。」陳雲海問了張牧師一個有趣的問題：「你在美門教會當了十九的主任牧師，為什麼到中華聖經教會只當一個國語堂的牧師呢？」張牧師沒有正面回答，只是風趣地反問道：「難道要當主任牧師才更有說服力嗎？」

背負十架 是座右銘

那麼，什麼樣的傳道人才更有說服力呢？張牧師是如何預備講稿的？

張牧師笑著說：「傳道人在牧會過程需要背負許多的十字架，「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這是哥林多前書 4:12-13 的話，是我自己的座右銘。其實我們的敵人只有一位：撒但，其他的人都是



張牧師就職典禮全體會眾合照

朋友。明白這點，我們在服事中就海闊天空。「行到水窮處」，不就「坐看雲起時」嗎？」

準備講稿 鐵磨出刃

至於準備講稿，張牧師說：『預備講稿要兩整天。第一步是讀過經文本身，通常是用 Bible Works 將原文走過一遍。其次，我通常會將所收集的聖經註釋該卷者，都讀過，默想，經常因此而受益。』鐵磨鐵，磨出刃來；朋友相感也是如此。』（箴 27:17）這是基礎，然後默想、消化、筆記，最後才開始寫下講稿。我在講道時所講的每一個字，都是先寫下來的。傳道人一生年日的裝備，操練，預備是需要的，但是絕不能取代講道前的真正的預備。』

古詩今用 引向福音

張牧師對唐詩宋詞非常熟悉。今年主日福音班的第一堂課，他引用了南宋詞人蔣捷所作《虞美人·聽雨》，以『少年聽雨歌樓上…壯年聽雨客舟中…而今聽雨僧廬下』令人感觸的人生三境界為線索，談到了人生歲月的無奈、嘆息。他告訴聽眾唯有耶穌傳講的『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 1：16）為世人開創了一個新境界。

張牧師對筆者說：『中國古人的話語、詩詞等，都是我們在中學教育下讀來的。其實大家沒有忘，只是放在記憶很久沒去碰了。一旦有講員引用，大家又想起來，皆大歡喜。有一次我講道用了孟子說：「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那一段，我講完第一句，接著會眾幾乎陸續地把整段背出來了。好像是在講約瑟生平中受苦之一段吧，會眾對這樣的引用都會留下深刻的印象。用這樣方法來傳福音有一個前提，就是對象群也是讀過的。若是，當然有效。聽眾只要認同福音的道理也符合中國人的文化思維，就已經成功大半了。』

不再自我 紅梅報春

結束了採訪，我推開了教堂的大門，向停車場走去。突然，我發現教堂前的停車場邊的兩株紅梅正含苞初放。在昏暗的路燈下，在寒風中微微地搖拽，像似在向我招手。哦，紅梅報春！我不禁走上前去，想仔細欣賞夜下梅花的姿容。此時，我想起了張牧師在講道《我的冬天還有多久》後的禱告：『我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會經常問自己，我的冬天還有多久？我的春天還有多遠？當你不再看到自己的影子，當你不再自怨自愛，不再自我中心，不再自我驕傲，不再自我殘害，不再積累苦毒的時候。當你的自己真正地被十字架釘在那裡的時候，當你從洞裡再出來的時候。你就像那可愛的土撥鼠，過去一百年百分之十三的日子，它沒有看自己的影子的時候，春天來了！弟兄姐妹們，巴不得靠著主的十字架，你的春天馬上來到。』是的，靠著我們慈愛美善萬能的主耶穌，雖然今年三月中旬還下著大雪，寒風仍然冷冽刺骨，草坪上的積雪還未融化，但是，我已經看到了一個姹紫嫣紅的春天正朝著我，向著我們教會走來。◇



張牧師與師母在春天的樹下合影

信主見證

神差眾人 屢屢傳福音
慈母臨別 諄諄勸受洗

王崢

四歲的時候，見路旁一大一小兩頭牛，我問媽媽，「那是甚麼？」媽媽告訴我，「是牛。」我指著小牛問，「它是哪來的？」媽媽指著大牛說，「是它的媽媽生的。」我又問，「它的媽媽是哪來的？」回答「它的媽媽生的。」當意識到孩子的問題是小牛的媽媽的媽媽的媽媽是哪來的時，母親誠實地說「不知道。」一個四歲的孩子，並沒有能力從理性的角度來思考這樣一個有著哲學上終極意義的問題，及生命從哪裡來？事實上，這件事的整個過程，都不存在於我的記憶中，只是母親生前多次提及，我才知道原來神從起初就在我的心裡放置了這樣的渴求。

但在無神論的環境中長大，加之接受現代的知識教育，兒時的疑問早已無影無蹤。成年後的我，滿腦子裝的盡是科學，我忘了神，神卻沒也忘記我。上世紀 90 年代初，神差派祂的三個僕人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向我傳福音，我卻從第四個方向逃走了。

後來到了美國，第一次接觸教會是為了去採草莓，那時大陸來的人不多，語言問題、交通問題，生活受許多問題的限制，所以當地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的國際組(International Group) 所組織的趣味活動就格外有吸引力，但是無論多少次活動也沒能讓我歸向主，上帝實在是奇妙的，對不義的我實在不離不棄。

鄰居主動來找我



圖：（由左至右）Sarah，張師母，王崢

剛到美國時，舉目不識一人，我拎著兩只大皮箱，在半年之內換了四個住處，每次都到一個更好的，我想去的地方。可是來美兩年後，我忽然有了住宿的問題。當時我住在一個高尚社區的美國老人家哩，她準備賣房子的消息傳出後，她的鄰居主動來找我，希望我以後住他們家，並贈送 Estee Lauder 的禮品以示誠意，我也很樂意的接受，因為一切都無需大的變動。

誰知賣房進行到簽約階段的時候，鄰居突然歉意地表示有某種原因我不能入住，我表示沒問題，心裡也真是想，現在朋友多了，消息也多了，找個住處還難嗎？奇怪的是還真難了。盡管找到了另一位同在 NIH，同從大陸來的訪問學者去合租兩室公寓，但幾天後又被告知不行了。這時離

我去舊金山開會只剩三天，而在開會期間，房東的房子就要易主，這讓我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家當」放哪兒？回來住哪兒？

她居然很放心地將她家鑰匙交給我

正在這時，晚飯後電話響了，是在長老教會國際組認識的 Sarah（巧得很，我們現在都在本教會）問我，找到住房沒有？「沒有。」「那你怎麼辦？」答「不知道。」她說「芭芭拉 (Barbara) 一人住一個大房子，要不要我問一下可否讓你去暫住？」我立馬回答好啊好啊，心裡更是求之不得。芭芭拉是在長老教會國際組見過一面的一位美國基督徒，除此，別無任何交往。沒想到，5 分鐘不到，Sarah 就回電說芭芭拉同意，並給了我聯繫電話。我立即與芭芭拉通話，第二天我就把一切東西先放到她家。神奇的工作在這裡還有一個印證，我去舊金山期間，芭芭拉將外出，為了讓我回來時能進屋，她居然很放心地將她家鑰匙交給我這樣一個幾乎陌生的人，所以我先行一人在她的獨棟屋裡住了兩個星期。

芭芭拉當時在一個每週一次的查經小組，當在她家舉行時，她會邀請我參加他們的查經學習，出於東方人的禮貌，我答應了。那是一個非常屬靈的小組，多為長者，甚至有數位參加過二戰的老人，由聖靈在他們身上結的果子所彰顯出的慈愛、溫和、順服、謙卑以及凡事謝恩，無聲的震撼我。這樣一住就是數月，直到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和芭芭拉坐在沙發裡，她說「我們禱告好嗎？」我答好，實話講，我當時並不清楚這個禱告的意義，後來才明白那是一個歸主的決志禱告，更沒想到的是一聲「阿們」後，竟莫名的淚如泉湧。現在我明白，那是聖靈的感動，使我的心知曉我這個浪子終於回家了，有了耶穌作救主，能重回天父溫暖的懷抱。就這樣，只有當我被領回神的家後，上帝才讓我為自己在地上又找到另一個居所，搬離芭芭拉處，至今，她仍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雙平和安寧的眼神

雖然信主已是多年，可謂老基督徒了，但卻一直沒有受洗，最近發生在母親身上的事告訴我，是時候了。去年初，當母親準備參加受洗班時，出現咳嗽症狀，於是受洗就被擱置了下來。到了下半年，她忽然覺得心裡非常煩躁不安，一個聲音告訴她，要受洗！我更忘不了母親在臨終前受洗後，彷彿得到了心力的添加，接下來的整個下午和夜晚，大多數時間都睜著眼睛，是她病重後睜開眼睛最多的時候。我永遠都忘不了那雙平和安寧的眼神，好似與我娓娓交談，諄諄告誡我，你該受洗了。是啊，上帝給我的祝福，我為什麼今天不牢牢抓住？！誰知明天會發生什麼呢？無論有多麼冠冕堂皇的理由，耶穌基督都受洗了，我為什麼不受洗？是的，我的上帝，我的主，我的神，我不僅接受，承認你，我有要宣告我歸向你，我愛你，從今直到永遠。◇





文笛吾妹

“因妳曾走過這條路，明白我所受的痛苦…”

梁周家婷

文笛是我的主內姊妹。她來自香港，安家於北卡州。我生長在台灣，現居馬里蘭。二人年齡相差幾乎一輪，成為莫逆之交源起於我們先後經歷的共同癌病。

三年前教會慈惠部通知我，文笛定期由北卡來本地接受實驗性化療，病人身心靈都需要支援。慈惠部同工加上會眾肢體已投入不少人力。我是復發又痊癒的卵巢癌患，文笛和我得一樣的病，復發後控制不了病情。然而當我第一次見到她，卻絲毫感受不到文笛是個重病患者。她面帶微笑，談吐從容。多次提到上帝如何看顧她，弟兄姊妹又怎麼扶持她。北卡的教會為她成立了一個關懷專案，舉凡生活、就醫種種所需都有人自願打點。

「我和孩子都在美國教會敬拜。」我點點頭，因我見過一位白人姊妹一路陪同她由北卡至此「年輕時，我的先生離開了婚姻。當時我們所屬的中國教會非常關心這個婚變，不時打聽細節。我禱告懇求神，希望先生有回頭的一天，卻深知他的個性面對不了弟兄姊妹的眼光，因此我帶著孩子加入了美國教會，這樣他回來時不會有太大壓力。」

許多年過去了，文笛獨自教養大兩個女兒，前夫始終沒有回頭。單親家庭的路不平穩，在艱辛中文笛靠神話語為孩子打下美好信仰根基。孩子雖無地上父親的供應與眷愛，卻與天上的父親有更親密的關係。如今兩個女兒都學有所成，文笛得到安慰。

不料一年多前，廿四歲的大女兒確診得了乳癌。手術，電、化療接踵而至。文笛發出代禱信，充份顯明母愛的偉大。她懇求神加添體力，呼求神安排她和女兒的化療於不同周期。文笛要親自守候女兒。上帝成就她的心願，往後八個月期間，文笛居然混身有力，奔波往來醫院無數次，不為自己，為著女兒。

「我很喜歡和妳交談。」文笛身體極度軟弱時輕聲告訴我：「因妳曾走過這條路，明白我所受的痛苦。」當轉移的腫瘤勢不可擋，醫生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決定再度開刀，然而因判斷錯誤而手術失敗。真如雪上加霜，文笛受了許多磨難。「我不打算追究責任。身為神的兒女我不願興起訴訟。何況醒來後，主治醫生立刻到我病床前，承認醫療失誤。他的誠實與勇氣令我敬佩。」文笛原諒醫生團隊，深深提醒我向人認錯，向神認罪的重要性。有時傷害別人可能不是一時的舉動，而是一再掩蓋事實，拒不承認。得罪神，不承認罪，又何嘗不是呢？

近幾個月來天寒地凍，我又病了許久。文笛來電一起禱告，鼓勵我。我心隱隱作痛，此時她已進入臨終安寧階段。二月底，文笛兩個女兒來信告知「親愛的媽媽已安返天家。」前後病了七年，她送三節喜愛的經文給大家：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馬書八章：卅七、卅八、卅九節。

可愛的文笛又留言囑咐每一位預備出席追思聚會的朋友，要穿著亮麗歡慶她有主同在的一生。「妳哭了嗎？」有人問我。我的確流了淚，並非傷痛，而是不捨。但我知道當我畢業那天，會再見到文笛吾妹。◇



信主見證

戰天鬥地爭公平・毅然信主識真理

貢雲華

1992年春，從一代崇尚科學、理性、無神論、自強者的理念中，通過“靠研考托”來到美國德州做生物醫學博士後研究，帶著自豪與驕傲，“戰天鬥地爭公平”，卻背離了“腳踏實地蒙賜福”的真理。在自身各方面都需要學習建造之時，卻忙著找高薪工作，與同事老板爭鬥。不久，失去了工作，與愛妻面臨身份與生存的危機--要麼三個月內找到簽證許可的工作，要麼灰溜溜地回國。在這痛苦的日日夜夜，感到無人能助，而那位奇妙的主已在暗中看顧。我的乒乓好友，一位來自台灣的博士，提到有一對台灣夫婦劉誠-周瑞芳在福和市一所大學校園裡辦福音團契，雖然他自己不信也不去，卻建議我去那裡“交交朋友”。當我邁開這“打開心靈窗戶”的第一步去參加福音團契時，沒想到卻是我一身蒙大福的開始！在福音團契裡，我和太太享受著大家付出的彼此關愛，免費午餐，和聖經分享。見到信徒們出錢出力不求回報的愛心付出，確實是聖經真理性啟示的美好見證--凡真心相信的必活出新的生命。

我發現查聖經中雖然有許多難解之處，但新舊約跨越千年，歷經六十六位不同時代的作者記載，卻有著明確一致的最高啟示，就是宇宙間有上帝，魔鬼，天堂，和地獄，因此也有正義與邪惡的持續爭戰，將來一切都有上帝與耶穌基督的公義審判。我讀起聖經來總覺得停不下來，感到這本“天書”裡散發著某種超然的真理性啟示。聖經的確是一本“天書”！作為聖經“主角”的耶穌，怎麼能表現出一個“神子人子”的作為--奇妙受孕，在被迫害中，卑微地出生于馬槽，能使水變為酒，瞎子得看見，死人得復活，醫病趕鬼，聖潔完全，從不犯罪；又能說出那麼多充滿神性和真理性而讓人足以思想一輩子的話語呢？“我來不是要召義人，而是要召罪人。”（馬可福音 2:17）“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卻要得著生命的光。”（約翰福音 8:12）最讓我感動的是，當我讀到那被差來拯救人類卻被人用最殘酷羞辱的刑法害死在十字架上，死前卻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 23:34）

面對這種絕無僅有的犧牲的愛，和主耶穌在世界留下的充滿神性的言行，以及他那死而復活的可信神跡，我的心被徹底震撼折服了，我的靈接受了他，就是那被差來拯救陷在罪孽中的人類的唯一救主！當我終於理解主耶穌作為贖罪羔羊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是慈愛而又公義的創造主為了救贖陷在罪孽中的人類，而讓自己的獨生子付出的最大代價時，我心裡只有感恩的淚水！我逐漸深刻認識到“人人都是罪人(包括自己)，若不靠著耶穌，沒有一人能夠得救”這一絕對真理。於是，我於來美一年後從無神論科學家變成了基督徒科學家，於1993年感恩節受洗歸主。

不知不覺中，恩典的主賜下一較穩定工作3-4年，使我和太太能夠獲得自由綠卡，太太還讀下了會計碩士。信主後生命逐漸改變，從未再懷疑，後悔過基督教信仰，20年來，雖然曾留下“太過分了”的名聲，仍然堅持不懈地給親人朋友們傳福音，並在隨工作變遷的大小教會裡做過侍奉，幫助新朋友。神的救恩不久後也臨到了我太太身上，並在我們共同傳福音的努力中，恩主相繼救贖了我們的親愛的母親和多位親友。當慈母10餘年前患肝腎衰竭，醫生宣佈“無治”後，我們和教會的恆切禱告迎來了神的憐憫與神奇醫治，使慈母不僅肝腎功能逐漸正常，能來美國認識主而得救，且回國後每天讀經禱告，常傳福音，健康長壽至今已高齡86歲。幾年後，恩主賜給我們兩個千金。大女兒13歲時自願決志受洗，並認識到聖經中最重要的啟示就是約翰福音3:16--“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回想主恩，無比感恩！信主多年來，最大的痛苦與挑戰就是世上充滿了罪惡與不公，自己無能為力，而所能看到的神的公義與報應多是延遲或只是“部份的”完成。但是我相信“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理解到“神的恩典大過其公義，是為要等候罪人悔改；將來一切都有神公義的審判”時，心裡方得平安與釋放。生活中無論遇到什麼艱難困苦，只要求告信靠主，腳踏實地，都有神賜意外的平安和供應；而不求告信靠主，“仗仰自己的聰明”時，則是“多



我們也在網頁上!
www.cbcm.org
繁/簡 => 資源寶庫

磐石通訊同工

顧問：張麟至牧師
鄧國耀長老
編輯：陳昌國
校對：孫濤
翻譯：華春明
打字：陳蕙心
美工設計：張維綱
印製：張鄭佩霞
聯絡：rock@cbcm.org

少痛苦白白受!”。

面對奇妙的宇宙萬物和耶穌基督，人不相信千年聖經啟示的上帝，魔鬼，天堂和地獄是多麼的危險和愚昧，誰能賠上生命跟永生的上帝打賭啊！在聖經啟示錄中告訴我們說：當世界日益敗壞邪惡時，耶穌基督就必再來，並且掌權做王，審判治理全地，讓神的帳幕在人間，願神賜福信靠祂的人！◇

信主見證

捨棄佛家的輪迴 願登基督的方舟 王德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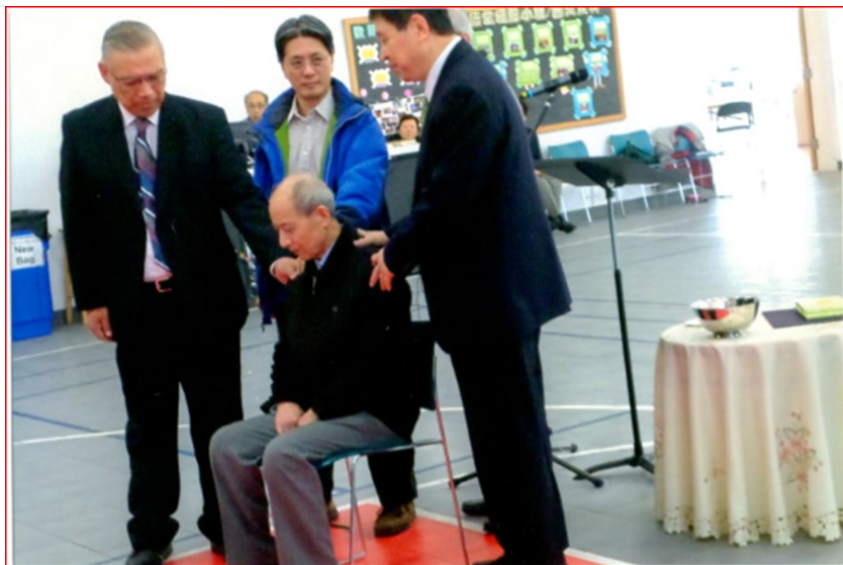
在未認識主之前，我胸懷裏裝的是佛家的輪迴論，和儒家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以為人天生是善良的，是好的。只要一生從善去惡，不損人利己，不做壞心事，不喪天害理，不違反倫理道德，死後就可以升天，來世變一個好人。

2006年來美之後，女兒帶領我參加了基督教會的學習，敬拜，禱告，使我恍然大悟，第一次知道人是神造的。上帝耶和華不僅創造了人，連天地世界萬物也都是神創造的。而我卻不認識，甚至拒絕他，實在是有罪。

在一次學習聖經挪亞方舟的篇章中，使我進一步醒悟，認識到人罪之深重。在我們的始祖被誘惑，吃了不該吃的果子，犯下大罪後，在挪亞時期，世上惡人更是氾濫。上帝見世人的罪惡很大，盡是強暴，行為乖張，要進到一次大型審判。天降大雨，淹沒大地，把創造的人和走獸，昆蟲，以及巨鳥都從地上除去。但耶和華是有憐憫的神，要救義人挪亞一家，令他造方舟。挪亞得救是因為他信奉主，順服主，一切造主的旨意做事，主與他同在。

可是洪水以後，世人仍然偏離神的道路，繼續犯罪，上帝愛世人，為了拯救我們，甚至賜下獨生子耶穌降世為人，道成肉身，擔當我們的罪，走上十字架，用寶血洗淨我們的罪。

我胸懷開朗起來，清醒的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罪人。要能得救，只有信奉主耶穌，願登上耶穌基督的方舟。因為唯有他是道路，是生命，只有跟隨主耶穌才能回到天父面前。從那時起我就一心敬拜上帝，宣告上帝是我的主。敬奉聖父，聖子，聖靈。主耶穌的呼喚，使我獲得重生，有了真正好的歸宿。我願一生敬拜主，事奉主，順服主，頌揚主的大恩大德。阿們。◇



圖：(由左至右) 張長老，王德福弟兄，張牧師，鄭牧師（後）